從《墨林今話》的編輯看明治初年中日書畫圈的往來

賴毓芝*

【摘要】《墨林今話》與其續編可說是研究乾隆到道光年間畫史最重要的材料。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不同於很多中國畫史著作多輾轉抄錄前人說法，此書中所著墨的畫家及其生平、事蹟、作品、詩作等多來自作者蔣寶齡與其子蔣莅生之交遊與一手見聞。其中收錄的畫家多達一千餘人，雖然稍晚的李修易與近代學者余紹宋都認為其有「濫入」之虞，然而卻是此種地毯式的「濫入」，保留了很多也許以正統畫史觀之不足採錄的難得史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早自咸豐二年（1852）的初版中，不但蔣寶齡就紀錄了兩名日本書畫家——木下相宰與木下隆恆，蔣莅生在其續編中更加上安田老山與伊原愛夫婦的事略，而其後的不同版本中對於日本畫家也多有增補。

1852年初版之際，日本還處於鎖國狀態，蔣寶齡與蔣莅生如何獲得這方面的訊息？而之後的再版又如何增加其餘的日本畫家資訊？相信對這部分資料的進一步探討不只對於我們了解日本開國之初中日的往來提供了一個窗口，而其中的增補改動很可能也會提供我們一個分析此中日交流擴張關鍵時期之發展。因此，本文將以《墨林今話》的編輯與其再版為中心，試圖重建江戶末明治初年中日書畫圈的往來與認識。

關鍵詞：中日交流、晚清繪畫、蔣寶齡、蔣莅生、墨林今話

前言

《墨林今話》與其續編可說是研究乾隆到道光年間畫史最重要的材料。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不同於很多中國畫史著作多輾轉抄錄前人說法，此書中所著墨的畫家及其生平、事蹟、作品、詩作等多來自作者蔣寶齡與其子蔣莅生之交遊與一手見聞。其中收錄的畫家多達一千餘人，雖然稍晚的李修易與近代學者余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助理研究員

此論文曾宣讀於「第五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8年3月28～29日，感謝廖肇亨前輩之邀請及與會諸學者意見之挹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紹宋都認為其有「濫入」之虞，① 然而卻是此種地毯式的「濫入」，保留了很多也許以正統畫史觀之不足採錄的難得史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早自咸豐二年（1852）的初版中，不但蔣寶齡就紀錄了兩名日本書畫家——木下相宰與木下隆恆，蔣茝生在其續編中更加上安田老山與伊原愛夫婦的事略，而其後的不同版本中對於日本畫家也多有增補。②

1852年初版之際，日本還處於鎖國狀態，蔣寶齡與蔣茝生如何獲得這方面的訊息？而之後的再版又如何增加其餘的日本畫家資訊？相信對這部分資料的進一步探討不只對於我們了解日本開國之初中日的往來提供了一個窗口，而其中的增補改動很可能也會提供我們一個分析此中日交流擴張關鍵時期之發展。因此，本文將以《墨林今話》的編輯與其再版為中心，試圖重建江戶末明治初年中日書畫圈的往來與認識。

一、《墨林今話》的作者

關於《墨林今話》作者蔣寶齡的生平，目前最詳細的整理應該是中國學者溫肇桐於八十年代所寫作的一本小書《蔣寶齡》，其中所用的材料除了《墨林今話》外，就是蔣寶齡的詩集《琴東野屋集》。③ 2004年李志綱於香港中文大學所作的博士論文〈蔣寶齡與《墨林今話》〉以同樣的材料又作了增補。以下大致歸納兩者所呈現之蔣寶齡的一生，以了解為何這樣一個人可能寫作《墨林今話》這樣一本書，而其中所顯示之日本網絡的可能來源。

---

① 李修易（1811-約1874）的《小蓬萊閣畫鑑》認為其：「為免濫入，不足多也。」；余紹宋則說：「以之徵乾、嘉、道、咸四朝畫家，固為絕好材料，惜所收稍濫，又多屬江浙兩省人，而於他省人不免遺漏。」見李修易，《小蓬萊閣畫鑑》，卷1，29，收於俞昆，《中國畫論類編》（臺北：華正書局，1984），頁269；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卷1，29下-30上，頁156-157。

② 本文所使用之《墨林今話》，如果沒有特別標示，一律以上海圖書館所藏索書號014946之咸豐二年（1852）初版《墨林今話》為主。

③ 《琴東野屋集》中所收的詩是蔣寶齡自庚辰（1820）至庚子（1840）二十一年間的作品，其內容大多是題贈作品，反映蔣寶齡與朋友間的詩酒敘會。見蔣寶齡，〈王跋〉，《琴東野屋集》（上海圖書館藏），1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墨林今話》的作者蔣寶齡，字子延，號霞竹，少字有筠，別號琴東逸史。溫肇桐根據其紀年詩句，推論其可能出生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④ 而其卒年，溫肇桐則認為蔣寶齡的詩集《琴東野屋集》中所收的詩作止於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而其友人黃安濤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天為其詩集所作序中特別提到：「子延生前以賣畫為活，既沒，其孤益貧」句，因此推斷蔣寶齡可能卒於當年四月至第二年（1841）七月至九月間，⑤ 但是李志綱則認為《琴東野屋集》卷末褚逢椿之跋文中提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端午節，蔣寶齡之子蔣莖生帶著父親遺詩來訪，⑥ 因此蔣寶齡之逝世應不晚於1841年春天。⑦ 不管如何，蔣寶齡之生平橫跨了十九世紀上半，其生活模式與樣貌說明了很多和他一樣沒有功名以賣文賣畫維生之江南文人的際遇，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蔣寶齡出生於江蘇省昭文縣，昭文原屬常熟一部分，後於清初分出，並於常熟同屬於蘇州府。祖父蔣瀛為一窮讀書人，這樣的家庭條件似乎註定了蔣寶齡窮其一生都是一介沒有功名之寒士的命運。由其詩集《琴東野屋集》看來，他在詩文的學習是非常早熟的，自稱「七齡能作書，十二歲解裁詩」。⑧ 他從二十五歲（1805）開始就離鄉背景，浪跡蘇州、潮州、杭州、嘉興、上海一帶，開始以賣畫維生。李志綱根據其詩作推論其畫學的啟蒙可能早至七歲時遇到的一位民間老畫師。⑨ 然而其正式的授業師應該是同邑前輩的徐涵（1730—

④ 溫肇桐認為《琴東野屋集》中〈鐵石山房上分贈諸君〉詩之〈自贈〉一首中提到「四十鬢早凋」句，而此句有嘉慶二十五年（1820）之紀年，因此推斷其出生應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見溫肇桐，《蔣寶齡》（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頁1，註1。

⑤ 溫肇桐，《蔣寶齡》，頁3，註4。

⑥ 見蔣寶齡，〈褚跋〉，《琴東野屋集》，1上。

⑦ 李志綱，《蔣寶齡與《墨林今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4），頁18。很感謝李志綱提供其博士論文並告知《琴東野屋集》之藏地。

⑧ 此乃來自蔣寶齡族叔蔣問〈寄姪〉一詩，見蔣寶齡，《墨林今話》，卷2，9上。

⑨ 李志綱，《蔣寶齡與《墨林今話》》，頁19。李主要引《墨林今話》中〈懷舊〉一詩中云：「醉來潑墨氣淋漓，白髮蕭然老畫師，記我七齡曾侍側，偷摹樹法作橫枝」，見《墨林今話》，卷5，7上-下。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1813），其事蹟也收錄在《墨林今話》中。⑩ 同書中也記錄了蔣寶齡的一位族叔蔣問，⑪ 同時也是一位畫家。蔣寶齡是否從其切磋畫藝，不得而知，但是蔣寶齡的畫學啟蒙顯然來自這些名不經傳的地方畫家。

蔣寶齡三十二歲（1812）時決定移居到蘇州發展，一開始賃居於蘇州師古園，過了四年遷居到衛道觀西，乃一不避風雨之「破樓」。⑫ 1820年因而作有《破樓風雨圖》，並題六首絕句，自述其淒涼苦況，並廣邀眾文人題詠，一時蔚為雅談。⑬ 當時的常熟知縣陳文述（1771—1843）更是對其詩畫之作十分欣賞，稱之為「一夜破樓風雨急，分明四壁畫離騷」，⑭ 以屈原的不遇比擬蔣寶齡畫作中所表現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古今文人一再重複的人生困境。陳文述，嘉慶五年（1800）舉人，不僅僅是一個地方知縣，他與王原祁嫡傳弟子王學浩交好，並於1827年出版《畫林新詠》，可以說是當時的畫壇聞人與領袖之一。由此可知，蘇州時期的蔣寶齡也許經濟同樣困頓，但是其交友圈已經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這也是他之後可以寫作《墨林今話》的主要條件之一。

1812 年後蔣寶齡雖然以蘇州為根據地，但是其後的三十年間，為了生活，並未停止其遊走江湖賣畫的生涯，根據李志綱統計，其足跡遍佈江蘇昆山、吳江、震澤、平望、梅堰、吳淞、青浦、婁縣、上海各市鎮，以及浙江之嘉興、平湖、硤石、杭州、餘姚等地。⑮ 雖然範圍之廣，但還多集中在江浙地區，這也就是為何余紹宋批評《墨林今話》所收「屬江浙兩省人，而於他省人不免遺漏」的原因了。⑯

蔣寶齡如此三十年間的奔波所累積的人脈是非常可觀的，包括當時畫壇的前輩大老，例如錢杜、王學浩等，同輩畫家戴熙、改琦、湯貽芬、費丹旭、程庭鷺等，畫壇重要的贊助人收藏家，例如曾經贊助任熊的鎮海姚燮、藏硯家

⑩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5，7上-下。
⑪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2，9上-下。
⑫ 溫肇桐，《蔣寶齡》，頁1。
⑬ 蔣寶齡，《琴東野屋集》，卷1，4上-下。
⑭ 陳文述，《畫林新詠》，卷2，11-12。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冊79，頁153。
⑮ 李志綱，《蔣寶齡與《墨林今話》》，頁24。
⑯ 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頁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秀水計芬與其族弟藏書家計光炘、知不足齋主人鮑廷博等人都有與之往來，而蔣在其《墨林今話》中也常詳敘他與這些人訂交的經過。其中蔣寶齡於道光三十五年（1835）三月初次於西湖結識錢杜之際，錢杜（1763—1844）已經是一個七十餘歲的老人，其桃李滿天下，可說是當時畫壇的耆老。蔣寶齡此行與其子蔣莅生於杭州停留近半年之久，鎮日與錢杜、程庭鷺等人詩畫酬唱、遍遊西湖名勝，並結識張廷濟、戴熙等書畫名流，其子蔣莅生並因此拜錢杜為師，這對蔣莅生日後的畫家生涯與後來為父親籌措出版《墨林今話》的過程中都有相當的助益，例如此次認識的戴熙、程庭鷺就分別為《墨林今話》與其續編寫作序與跋。⑰

道光己亥年（1839），蔣寶齡去世的前一年，此時的蔣寶齡雖非畫壇領袖，但可能由於其交遊廣闊，便於上海召組小蓬萊畫會，高邕在《海上墨林》的序中就提到：

> 道光己亥，虞山蔣霞竹隱君寶齡，來滬消暑，集諸名士于「小蓬萊」，賓客列坐，操翰無虛日，此殆為書畫會之嚆矢。⑱

我們不知道蔣寶齡何時開始《墨林今話》的寫作計畫，但是對於蔣寶齡這樣一位沒有功名、沒有重要職位、畫藝平凡的畫家而言，其能廣結書畫名流，並號召成立書畫會，這個計畫的進行是否與其人際網絡的拓展有某種相輔相成的關係，確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蔣寶齡育有二子一女。長子蔣莅生，字仲籬，次子芸，女名藻。據說莅生、芸、藻都能作畫，但是似乎只有長子蔣莅生繼承衣帛。蔣寶齡著實費心栽培莅生，除了上面所提1835年蔣寶齡帶著蔣莅生旅居杭州近半年，並為莅生尋得名師錢杜，移交其人際網絡外，在《墨林今話》中也不時看到蔣寶齡為兒子牽線，促友人提拔，例如在姚燮一條中，就提到「庚子（1840）春正」姚燮「自吳門北上」蔣寶齡特地「挈莅生送之梁溪，同遊鄧尉惠山，而返舟次」。⑲不知

⑰ 李志綱，《蔣寶齡與《墨林今話》》，頁28。
⑱ 高邕，〈序〉，《海上墨林》（臺北：文史哲，1978），序1上。
⑲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18，1下-2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是否因此因緣，姚燮作為前輩才為莅生畫作《湘江幽思圖》題〈浪淘沙〉詞一闋。⑳ 李志綱並找到一蔣寶齡寫給姚燮的尺牘，信中提到蔣寶齡如何特請姚燮為莅生的畫作代為尋覓買主一事，㉑ 由信中蔣寶齡提到姚燮所委託莅生作的畫扇已經完成，並希望將新作的屏幅二堂「寄存尊處」並「想可覓售」看來，㉒ 姚燮的角色應該介於蔣氏父子的贊助人與經紀人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庚子春正（1840）乃道光二十年，而蔣寶齡最晚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端午節前就應該已經離世，可見蔣寶齡直到去世前不到一年還孳孳汲汲地為莅生打點有助於其賣畫的人際網絡。

二、墨林今話的成書與版本

蔣寶齡去世於1840-1841年間，而其《墨林今話》的寫作似乎到死前一刻還在進行，上述姚燮條中所記載庚子（1840）春正同遊惠山正是發生在蔣寶齡死前不久之事。然而，蔣寶齡究竟何時開始《墨林今話》的搜集與寫作，李志綱由最早改琦壬午（1822）十月的書後題記中提到：「卷中諸君，大半舊識，香初月上，如對古人，文筆之妙，采擇之精，足為畫禪信史」看來，㉓ 1822年時《墨林今話》的初稿應該已經成形。而書中最晚己亥（1839）十月年齊彥槐（1774—1841）的題贈中則提到其讀《墨林今話》於「滬上講堂」，經過十七年的增補，此稿本應該比改琦所見更為完略。㉔ 因此此書的寫作應該遠早於1822年之前，其間並不斷增補並陸續廣邀同好閱讀批評並題詞。

此書在蔣寶齡去世後並沒有馬上問世，而是一直到十二年後，也就是咸豐

---

⑳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18，1下-2上。

㉑ 此封信的原文：「楳伯仁兄先生閣下：今日微陰，負此佳節，不能為踏月之游，悵甚。承委兒子畫扇，昨已塗就，茲特呈徼，又附上花石小品屏幅兩堂，寄存尊處。其值不昂，想可覓售，今日能稍見筆資，乃幸。率此奉佈，順頌節禧，不備。愚弟蔣寶齡頓首，中秋日」，原札藏處不詳，見李志綱，《蔣寶齡與《墨林今話》》，頁31。

㉒ 李志綱，《蔣寶齡與《墨林今話》》，頁31。

㉓ 蔣寶齡，《墨林今話》，書後，1上。

㉔ 蔣寶齡，《墨林今話》，書後，1上-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年（1852）才在蔣莅生多方奔走募資下出版。由書後湯貽芬的題記提供我們了解此一出版歷程，湯貽芬的題記中如此記載：

> ……此編十八卷，友人已分梓五卷，餘亦後死之責，余任剞劂，而因循於囊羞者十年頃，嗣仲籬過余謂計子二田同余此願，促寄全編，即公同好，余雖媿汗，竊喜作者得早慰畢生之苦心，計子亦余友也，不負死友可敬已然，亦安知非鑑余之貧，而成余之願，余感計子亦猶作者父子矣。仲籬不媿家學，十餘年來橐筆游公卿間聲華籍甚，舉所聞見，輒錄繼之，又躬抱遺編，遍徵先執題記，雖遠隔鄉縣，必踵門商榷，夫孝莫大乎承先志傳先澤……咸豐二年壬子春暮武進湯貽芬。㉕

湯貽芬提到這部書排版分為五卷，似乎早已完成，之後的出版工作本來應由他來負責，然而由於經濟因素，近十年來一直沒有付諸實行。直到「二田計君慨然為梓」，㉖ 此書才終於於咸豐二年問世。在此「二田計君」指的正是蔣寶齡於其詩集中曾經提到1823年於嘉興停留二個月所結識的計楠、及其兒子計芬與從子計光炘一家中的計光炘。湯貽芬並提到蔣莅生在父親去世後的十多年間，繼承家學「橐筆游公卿」，並承父志「舉所聞見，輒錄繼之」，寫作續編，「遍徵先執題記」。㉗ 蔣莅生顯然一路追隨父親運作其職業生涯的模式，寫書、交游、賣畫多方相輔相成，至此，經過十餘年，續編也累積一定篇幅，在計光炘的贊助下，遂與父親的正編合在一起出版。

此本書的成立雖然不能自外於蔣氏父子的職業生涯，然而卻不妨礙其深具野心的企圖。關於這點，蔣寶齡在自序中闡述的非常清楚，他提到：

> 本朝畫家盛於前代……秀水張浦山徵君先著《畫徵錄》一書，南匯馮墨香廣文採群言，又成《國朝畫識》若干卷，亦可謂美且備矣。顧自乾隆嘉慶兩朝以來，士大夫筆墨克繼王惲諸公者，又已指不勝屈。馮廣文雖嘗另纂《墨香居畫識》一編，而評騭未定，遺漏更多，亦猶畫徵錄之後卷。但就曩時所見，率略著之，非成書也。不揣固陋，爰就平生所見，以補其闕。

㉕ 蔣寶齡，《墨林今話》，書後，3上-下。
㉖ 戴熙的序中也重述這段歷史，見蔣寶齡，〈敘〉，《墨林今話》，敘1上-下。
㉗ 蔣寶齡，《墨林今話》，書後，3上-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冀海內諸君子垂教焉。㉘

蔣寶齡認為張庚《國朝畫徵錄》與馮金伯的《國朝畫史》只紀錄了乾隆朝以前的書畫家，而乾隆嘉慶兩朝人才輩出，馮金伯的《墨香居畫識》雖然試圖就這部分另外編纂《墨香居畫識》一書，然而脫漏頗多，似乎只能算是《畫徵錄》的後編，因此此書雖謙虛地表示其著作只是就「生平所見，以補其闕」，「非成書也」，但是嚴保庸的跋、改琦、包世臣與張鑑的書後，都清楚地再次確定蔣寶齡此書意圖作為張庚《國朝畫徵錄》承續之鴻圖。

由於此書恢弘的企圖，加之所收材料多含一手采風，搜羅極博，㉙ 自初刻之後就非常受到重視與歡迎，從其咸豐二年（1852）的初版到清末短短的六十年間就有至少三次再版，分別為同治壬申（1872）蘇州映雪草廬初版，光緒九年（1883）映雪草廬二版，與宣統三年（1911）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非常有趣的是這幾個版本的最大不同處，竟是續編中所收錄之日本書畫家的異動增補。

民國初年以來各出版社重印《墨林今話》所公認的初刻本，㉚ 為正編十八卷，續編一卷，線裝六冊，續編末包含日本人安田老山夫婦一條。而1872年與1883 年的映雪草廬版，版式、排版、內容全都仿咸豐二年版。比較特別的是原來戴熙的序不但署款增添「同治十年（1871）辛未九月下旬錢塘戴熙書」的日期，原來的正楷鉛字體，也被改成手寫行書體（圖1）。令人玩味的是，戴熙早於咸豐十年（1860）就已經去世了，自不可能自署「同治十年（1871）」款。更大的異動來自蔣莘生原續編末日人安田老山夫婦的記載，於此已被另外八位日本人所取代，分別為，鐵翁上人、鶴立上人、小曾根榮、成瀨石癡、湘

㉘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1，1上-下。

㉙ 例如，出版於1857 年的潘曾瑩《墨緣小錄》就在談到蔣寶齡時提到：「……手輯《墨林今話》，為張氏《畫徵錄》之續，搜羅極博，評騭悉當……」，潘曾瑩，《墨緣小錄》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冊79，頁17。

㉚ 例如，上海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排印本或上海書畫社所編《中國書畫全書》所採初刻本，見蔣寶齡，高野侯校編，《墨林今話》（上海：中華書局，1923、1925、1940），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社，1998、2000），冊12。

臺灣人臺灣術期刊資料庫

帆守山、松浦永壽、五岳上人、岡田篁所。其後並有「吳門蔣子賓識」的署款。1911年上海掃葉山房版，由內容判斷，應是以映雪草廬版為依歸，因此也承續戴熙序文中有誤的日期署款。其最大的特色，應該是在書中每一條目前增添小標題，並在書前編有目錄。

事實上，《墨林今話》的版本問題可能遠比上述還要複雜。以咸豐二年的初刻版來說，一般學者與出版社所使用者都是有含安田老山夫婦一條的版本，然而，仔細搜索各圖書館藏書發現也有不含安田老山夫婦的咸豐二年刻本（見附表）。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咸豐二年初刻本？而為何各個版本間會對增補日本方面的資料有如此高的興趣？而這些日本書畫家又是何人？他們又如何進入《墨林今話》所構築的江南書畫世界？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不同版本之《墨林今話》及其續編所收錄的日本人究竟為何人？

三、《墨林今話》初版中的日本人

《墨林今話》與其續編的初版，雖然有兩個版本，但是所有的版本，包括後來的再版都包括正編中應為蔣寶齡所記載的木下逸雲與木下隆衡一條：

> 日本國長寄木下相宰，字公宰，號逸雲，書畫俱法董思翁，竹石小品亦清逸有致，其絹素厚而密，似不用膠礬者。兼長筆札，其言云長寄每歲春秋兩度設書畫雅集之筵，四方名士咸會有不至者，亦作書畫彙投。彼國翰墨之盛，可想見矣。圖章曰，荷香深處是吾居，又曰木宰。又有隆衡，號秋塘，善人物山水，宗十洲法，亦工整不俗。㉛

此木下逸雲與木下隆衡為日本長崎地區的畫家，兩者為叔侄關係。其生平資料最完整的收集應該是古賀十二郎所著的《長崎畫史彙傳》。㉜ 木下逸雲，初名彌四郎，後改為志賀之助，諱隆賢，名相宰，字工宰，號逸雲，別號如螺山人、物物子，荷香深處與養竹山房則為其齋名，其與鐵翁祖門、三浦梧門並

㉛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18，13下-14上。
㉜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長崎：大正堂書店，1969），頁273-288、頁290-2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稱為「長崎三大家」。木下逸雲於寬政十二年（1800）八月一日生在長崎八幡町「乙名」木下勝茂家，排行老三，這裡的「乙名」為地方的代表，乃一世襲的職位。文化十四年（1817）十八歲之時由長兄木下從賢的手中接下乙名的職位，但是等到文政十二年（1829），從賢之子，也就是木下隆衡成人時，又將此職還交。之後，一方面作為一個內外兩科兼備的醫生，一方面以畫家、篆刻家、煎茶家行世，同時也精於射術、雅樂管弦等，可說是多才多藝。慶應二年（1866）春，為訪天下名勝，木下逸雲由長崎出發前往當時稱為江戶的東京，並至橫濱見聞，最後由橫濱搭汽船黑龍號回長崎的途中，遇暴風雨船難去世，享年六十七歲。㉝

木下逸雲幼時曾跟作為長崎唐繪目利的石崎融思（1768—1846）學畫，㉞除了狩野派、土佐派、也臨摹明清畫作、更可能也從那裏學到了西洋畫的技巧與知識，因為根據古賀十二郎的記載，平戶的松浦靜山就曾經就西洋畫具的使用方法請教過逸雲。㉟逸雲也珍藏有Ambroise Paré（1510—1590）所著的外科醫學書籍。㊱木下逸雲畫業最大的轉折點為文政元年（1818）入來舶中國畫人江稼圃門下，接受江稼圃與陳逸舟的指導。㊲

㉝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73-288；鶴田武良，〈鐵翁 逸雲 湘帆 について〉，《國華》，第1098號，頁41-44。

㉞ 江戶時代，長崎作為日本唯一對中國與荷蘭開放的港口，幕府為嚴格地控制貿易的內容，設有世襲的所謂目利的職位，以判斷貿易品的價值及取締違法物資的輸入。所謂唐繪目利則是負責繪畫相關品的審查。唐繪目利通常是以有繪畫能力的人擔當，同時也兼作御用繪師，記錄輸入長崎的珍奇異獸。當時擔任唐繪目利的主要由渡邊家、広渡家、石崎家與荒木家四家世襲，儼然成為當時長崎的官方派。石崎融思乃荒木元融之子，跟隨父親學畫，但後來由於父親的老師石崎元融之孫夭折，因此過繼給石崎家為養子，友人田能村竹田於其《竹田莊詩友畫錄》中提到其「西洋画を善くす」。目利由於工作的性質，不僅要嫻熟各種畫風，為了紀錄的需要，各種幫助達成寫實目的的技法都成為其追求的目標，因此他們通常都熟悉黃檗宗所帶去的中國頂相傳統與洋風美術。見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編，《唐繪目利と同門》（長崎：長崎教育委員會，1998年）；陰里鐵郎，《川原慶賀と長崎派》，《日本の美術》（東京：至文堂，1993年），No. 329。

㉟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80。

㊱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80-2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稼圃，名大來，字泰交，稼圃乃其號，蘇州人，㊳ 幼時曾跟張宗蒼學過畫，文化元年（1804）年第一次渡日，就零星的資料拼湊，他應該為一落第書生，一開始以船副的身份，後來則以船長的名義，來往中國與長崎間。㊴ 陳逸舟即陳熹，逸舟乃其號，浙江人，天保壬辰（1832）年第一次赴日，也是一開始擔任船副，後來變為船長。㊵ 這些擁有商人身份在中國名不經傳的畫家們對此時長崎畫壇最大的刺激應是帶來董其昌影響下的正統派「新」畫風，㊶ 而這大概就是蔣寶齡提到的「書畫俱法董思翁」的原因了。㊷

回到《墨林今話》的討論，從蔣寶齡提到木下逸雲的方式，例如特別指出「其絹素厚而密，似不用膠礬者」等判斷，㊸ 蔣寶齡應該只是看到逸雲的作品，並沒有親交，至於蔣寶齡如何看到木下逸雲的作品，因為蔣寶齡曾經停留拜訪乍浦，㊹ 而乍浦在清代正是中國對長崎貿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㊺ 如果蔣寶齡在當地收藏家中看到逸雲的作品，想必也不特別令人感到意外吧。

值得注意的是，《墨林今話》出版後，很快地就傳到長崎，明治三年

㊲ 關於拜江稼圃為師一事，古賀十二郎所收資料，並未見確實時間的記載，文政元年（1818）為鶴田武良文章中的訊息，但鶴田並未標明出處。鶴田武良，〈鐵翁 逸雲 湘帆 について〉，頁41-44。

㊳ 一說杭州人，見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518-533。

㊴ 生平及在長崎活動，詳細資料見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518-533。山岡泰造，〈橋本コレクション來舶畫人關係資料〉，《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記要》，第11期（1979年3月），頁59-60。

㊵ 見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534-536；鶴田武良，〈陳逸舟と陳子逸〉，《國華》，第1044號（1981），頁34-41。

㊶ 山岡泰造，〈橋本コレクション來舶畫人關係資料〉，《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記要》，第11期（1979年3月），頁59-60。

㊷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18，13下-14上。

㊸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18，13下。

㊹ 李志綱，《蔣寶齡與《墨林今話》》，頁24。

㊺ 關於清代長崎貿易的研究不勝枚舉，例如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史學雜誌》，第62編11號（1953），頁981-1020；太田勝也，《長崎貿易》（東京：同成社，2000）；太田勝也，《鎖國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2）；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1870），池原日南在為追慕木下逸雲所出版的《木下逸雲遺墨》與《展觀錄》之題言中，就特別表示他看到了《墨林今話》這本舶來新著，認為「抑海外萬里之人而所收者，蓋翁一人耳，而其推獎如此，則豈止吾鄉之榮而已哉」。㊻ 有趣的是，由於蔣寶齡對木下逸雲的記載，古賀十二郎甚至認為蔣寶齡曾於幕末遊歷長崎。㊼ 然而，一方面蔣寶齡的詩集與《墨林今話》皆不見其到過日本的蛛絲馬跡，另外一方面，如果蔣真的拜訪過長崎，他應該不至於只留下木下逸雲一人的記錄。

除了木下叔姪兩人外，另一位在公認的初刻版本中編入的的日本畫家為置於續編最末的安田老山夫婦一條：

> 日本國濃州萬里翁姓安田，名養，字老山，素有乘風破浪志，故號萬里翁。云父名泰，自默翁，以醫名世，善擘窠書，常書一親字，翁裝潢成軸，如拱璧，懸於座右，以誌不忘，承父業醫，遇寒素者，併給藥資，且秉性豪爽，嗜酒好吟詠，善書畫，以海外山水未拓眼界，攜妻航海入中華，歷兩浙，遇佳山水輒低迴不能去，故畫境日進直入宋元人堂奧，游蹤所至，投縑素者踵相接。妻伊原氏，名愛，字停車。紅楓其別號也。以能畫名，筆墨與翁相埒，尤通聲律，家置一弦琴，能辨五音，蓋其風雅相唱和。雖古之蘇惠竇滔不足過也。夫山川靈秀之氣，毓於男，復鍾於女。生於海外，而著名於中國。如萬里翁夫婦者，可謂遐服中翹楚矣。爰錄西湖一律云：十里煙雲望欲迷，柳湖春富鳳城西，白鶴點破青銅鏡，紫燕翻殘紅粉泥，兩岸霞光橫別浦，六橋虹影臥前溪，桃花不語留幽客，惹出詩情到處題。㊽

安田老山，美濃人，出生於日本文政（1818—1830）或天保（1830—1844）年間，單名養，其家世代為高須藩侍醫，但他卻一心於畫道，因其生於養老瀑下，故以老山為號，並以此號行世。老山早年赴長崎追隨春德寺住持

㊻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78。
㊼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78。
㊽ 蔣莘生，《墨林今話續編》，20上-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鐵翁禪師學畫，[49] 但似乎在開國前就已經赴上海，並從學於上海畫家胡公壽。[50] 由於早期在滬日人屈指可數，明治開國以後接踵而來的訪滬日人都以老山為前輩，明治六年（1873）樺山資紀少佐訪滬，也特別提到安田老山通曉中國事情。[51] 因此，1878年當葛元煦著名的上海導遊書《滬游雜記》以《上海繁昌記》為名在日本出版時，出版商還特別邀安田老山為其作兩幅上海寫生加附於書中，以老山老上海的身份，推薦此書。[52]

關於老山何時來到上海，眾說紛紜。沖田一根據高津才次郎所著《畫人雲坪》，提到1867年越中的澗川、美濃的老山與長井雲坪跟隨荷蘭傳教士G. T. Verbeck共赴上海，但是米澤秀夫則以為安田老山早在1864年就私航上海，而與Verbeck赴滬者，僅僅為澗川與雲坪。米澤秀夫根據的可能是《對支回顧錄》中提到老山「元治元年（1864）航赴支那」。[53] 而1872年隨蘇州人湯韻梅及長崎古董商松浦永壽醫同從長崎航上海的長崎儒醫岡田篁所則提到「老山美濃人，往年夫婦皆來崎，學畫於鐵翁禪師，歲之戊辰（1868），航海游唐山，別後杳無消息，今日余訪之」。[54] 令人困惑的是，同一段稍後篁所又提到「老山寓滬已三五年，稍解唐話」，[55] 如果是三五年，那老山抵滬的時間

---

[49] 春德寺原來為一臨濟宗的寺廟，建於1630年，江戶時代常受命於長崎奉行所執行書物改役的工作，也就是檢查進口書籍有無不當之處，由於可以接觸到進口的中國書籍，因此成為長崎當時中國研究的中心之一。關於鐵翁，見大庭耀：〈畫僧鐵翁の逸話〉，《長崎隨筆》（東京：鄉土研究社，1928），頁232-238；林源吉，〈鐵翁と逸雲〉，《長崎談叢》，第27號，頁18-27；鶴田武良，〈鐵翁 逸雲 湘帆 について〉，頁41-44。

[50] 關於安田老山的生平，見沖田一，《日本と上海》（上海：大陸新報社，1943）（上海圖書館藏），頁254；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東京：原書房，1968），下卷列傳，頁12-13；岡田篁所，《滬吳日記》（長崎：日本國會圖書館藏，1872），明治五年二月十七日條。

[51] 藤崎濟之助，《臺灣史と樺山大將》（臺北：臺灣總督府編，1937）。

[52] 葛元煦著，藤堂良駿點校，《上海繁昌記》（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1878），卷首，1下-3上。

[53]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卷列傳，頁12-13。

[54] 岡田篁所，《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條。關於此日記的研究見，陳捷，〈岡田篁所の《滬吳日記》について〉，《日本女子大學紀要 人間社會學部》，第11號（2001年3月），頁231-245。

[55] 岡田篁所，《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可能介於1868到1870年間。以篁所與老山親交，並在上海敘舊重逢看來，[56]即使其記載似乎也只是一個大概的日期，但老山於日本開國前六十年代末來到上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57]

如此推論屬實，那安田老山的記載出如何可能出現在1852年《墨林今話》續編之初刊本？不同於蔣寶齡所寫作的木下逸雲，可能完全來自二手資料與作品，此安田老山的條目不但明載其「攜妻航海入中華，歷兩浙，遇佳山水輒低迴不能去」，更指名老山「生於海外，而著名於中國」，可見作者寫作此條目之時，老山已經來到中國、遊歷過兩浙，並於中國頗有聲名。

就筆者目前所檢閱的十個咸豐二年初刻的版本而言（見附表），其中編號1～3之三個版本不含安田老山條，編號4～10之六個版本含有安田老山條。值得注意的是，續編中加有安田老山者（圖2），並非直接接續於前一條目「月娟女史」之後，「月娟女史」位於頁「十九上」，頁十九下為一空白頁，「安田老山夫婦」則是始於頁「二十上」延續到「二十下」，下一頁則為書後題詞。續編中無安田老山夫婦條者，月娟女史條之後，頁十九下仍為一空白，左邊安田老山夫婦條處，則直接為書後題詞。也就是就編排來考慮，安田老山條乃是由一個與前一條獨立出來的雕版所印製的。

檢閱這些不同的版本彷彿閱讀這些雕版的生命史，仔細比對可以發現木板如何由完整無缺，慢慢因為不斷印製而缺損。綜覽諸本後，挑出三個較為明顯的特徵以為觀察重點，分別為書名頁、第二卷第一頁右下角出現一指向左邊的三角形缺塊、及書後頁中段出現的線條裂版痕。如果以這些缺損的大小為時間早晚的依據，似乎可以編排諸版本的時間順序（大致為編號1～10，如【表1】），並且發現無安田老山條者通常比起有安田老山缺損較少，因此印製的時

[56] 岡田篁所也從學於鐵翁，他與老山夫婦乃長崎舊識，由其日記得知，篁所旅滬其間，老山夫婦不但費心招待，並介紹很多上海當地的書畫家與之認識，其中包括胡公壽、張子祥等上海書畫聞人。

[57] 關於安田老山何時到滬，還可見Joshua A. Fogel 的討論，Joshua A. Fogel,"Prostitutes and Painters: Early Japanese Migrants to Shanghai," *Migration in History: Hum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Marc S. Rodriguez and Anthony T. Grafton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7), pp. 89-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可能較早。而其中最早也最完好的版本應該是編號1號上海圖書館所藏索書號014946者（圖3），之後編號2先出現書後頁的線性斷版（圖4），此斷版在後面編號的版本中逐漸加長，[58] 然後編號4之卷二首頁開始出現三角形缺損，同樣地此殘損的範圍也大致隨著編號次序漸漸擴大（圖5）。總之，編號1號的版本不但最完好也最講究，應該為真正的初版，其版面比其他諸版本都來得高長，紙質雪白，書名頁還小心地以宣紙加封，內頁貼印書名頁寫者著名金石家趙之琛（1781—1852）之書籤，而書中又有民國初年藏書家孫振麟的收藏印「當湖孫氏雪映廬振麟藏」。[59] 而安田老山的部分很可能是在初版出版後某個時間點加版補印，這個推論可以在1870年池原日南在為追慕木下逸雲所召開展覽會之圖錄題言中提到《墨林今話》「抑海外萬里之人而所收者，蓋翁一人耳」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60] 也就是1870年池原日南所看到的《墨林今話》及其續編的版本中並沒有記載木下逸雲以外的日本人。

簡而言之，蔣莧生於咸豐二年出版《墨林今話》及其續編之時，應該是沒有包括安田老山的記載，目前各個重印本所引用之包含有安田老山條的《墨林今話》之初刻本者，事實上應該是之後補刻插入的，並非真的咸豐二年刻本。至於甚麼時候加版重刻？最大的可能應該是安田老山夫婦於六十年代末來到上海廣交上海聞人之時。[61] 我們不知道蔣莧生的生卒年，但是以蔣寶齡1808年結

---

[58] 這些缺損長度的丈量只能作為一個參考的依據，看到一個大致的發展與相對時間，因為即使是同時同一版的不同本書，都有可能因為刷印時用力的大小或其他因素，而使得缺損的長度有所變化。

[59] 孫振麟編有《當湖歷代畫人傳》，見孫振麟輯，《當湖歷代畫人傳》（當湖孫氏雪映廬刊本，1935）。

[60]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78。

[61] 附有安田老山條的雕版似乎一直留到十九世紀末還在印製，因為附表中編號7-9殘損較為嚴重的幾個版本上面都有上海千頃堂書店的印章，如此大比例《墨林今話》上有此書坊印，代表這些書應該不是千頃堂所販賣的舊本，很可能是千頃堂得到舊雕版而加以重印的，而此版或因此書非常受到歡迎大量印製而導致版面殘損嚴重。又千頃堂設立於1883年，因此這些有千頃堂印者，很可能重印於1883年以後。關於千頃堂的成立時間，見〈1843-1949年上海出版機構一覽表〉，《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婚計，[62] 蔣莛生若出生在1809年，此時約六十多近七十歲。由於蔣寶齡的正編部分以開創之舉記錄了日本木下逸雲及其姪，蔣莛生因此是否有可能即使在此高齡下，把握安田老山來滬與之親交之機會，[63] 追隨父親的腳步，以前所未見的篇幅加寫此部分？因為此安田老山條的寫作，基本上還是承續蔣寶齡綜合筆記與「詩話」體裁的寫作方式，最後錄以安田老山的西湖一律作結。

四、映雪草廬版本中收錄的日本人

同治壬申（1872）當蘇州的映雪草廬重刻《墨林今話》時，其於書名頁及序的編排上作了很大的更動，甚至發生上述改竄戴熙序之日期之情事。即便如此，內容部分的排版及各段落的相關位置，還是相當忠實地根據原來咸豐二年的版本。也就是在續編部分，頁十九下的最後一條還是「月娟女史」，頁十九下則為空白。新增補的八名日人部分，編排在頁二十上及頁二十下，也就是原來安田老山條的位置，依序為鐵翁上人、鶴立上人、小曾根榮、成瀨石癡、湘帆守山、松浦永壽、五岳上人、岡田篁所。最後並有「吳門蔣子賓識」的字樣。顯然此蘇州出版商映雪草廬特地邀請蘇州當地文人蔣子賓增補此日人的部分。到底蔣子賓為何人？

蔣子賓似乎只是一個曾經到過長崎的蘇州地方性文人，前述於1872年訪滬吳地區並停留近兩個月的長崎醫生岡田篁所就特地想要拜訪他及另外一位旅崎的上海畫家陳子逸。在《滬吳日記》中多處提及蔣子賓，最清楚關於其身分的介紹應是明治五年三月十四日條，其中篁所提到：「子賓以詩名吳中，現為秀才第一，曾來長崎，與余親交」。[64] 同段篁所還另外表示：「子賓近眼，頗勞筆話，此人稍通日本語，以故筆話甚少」。[65] 湯韻梅稍後為篁所補充：「蔣子

[62] 李志綱，《蔣寶齡與《墨林今話》》，頁29-30。

[63] 由蔣莛生於續編所寫的張子祥條，可知蔣莛生認識張熊。而由岡田篁所的《滬吳日記》，我們知道安田老山寓滬其間，與胡公壽、張熊、任伯年往來頻繁，因此如果此安田老山條為蔣莛生親撰，那他很可能由張熊處認識老山。

[64] 岡田篁所，《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三月十四日條。

[65] 岡田篁所，《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三月十四日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賓即吳縣第三名秀才」。[66] 在篁所記載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蔣子賓以其日本經驗，欲在中國出版賴山陽等日本漢詩的選集，並請篁所代為收集作品。[67] 就像前述江稼圃、陳子逸等沒有功名或僅有低階功名的江浙文人，必須以各式各樣的方式謀生，或為商人、[68] 或鬻文賣墨、或以出版為業。

由於此八位日人為蔣子賓所輯，而其又旅居過長崎，因此應該都為其舊識。果不其然，此八人最後一位正是特地來蘇州找他的岡田篁所:

> 岡田篁所，名穆，字清風，精醫理，兼工詩字，今年春，仝舊友湯韻梅，來游吳門，訪余草堂，袖中出近作相示，皆清妙可誦。吾鄉士大夫喜與之交，其歸也，多賦詩以送之。韻梅曾流寓長崎七年，能鑒別古，長崎友多重其人。[69]

其中並提到此行陪同篁所流寓長崎的蘇州文人湯韻梅，可見此條目的寫作緣起於岡田篁所的滬吳之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岡田篁所，根據古賀十二郎的《長崎畫史彙傳》，名穆，字清風，號篁所，別號大可山人，居處為脩竹吾廬、小綠天。早年追隨彥根藩的宇津木靜區為師，宇津氏曾經從學於賴山陽、中島棕隱等人，後學於大塩後素，1836年來長崎設館，篁所便在那時拜入門下。第二年，大塩氏叛亂，宇津氏與之諫正，結果為大井正一郎所殺。篁所以詩文名，並以書家行世。其與鐵翁、逸雲、梧門及其門人們往來密切，尤其與守山湘颿特為親善。另外，其與來舶清人例如陳逸舟、錢小虎、王克三、徐雨亭、賀鏡湖、蔣子賓、金嘉穗等人也都誠意相交。篁所並非常留意長崎歷史，收集很多長崎先賢的遺稿。明治三十六年（1903）二月十九日篁所去世，享年八十四歲。[70]

---

[66] 岡田篁所，《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三月十四日條。

[67] 岡田篁所，《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三月十八日條。

[68] 岡田篁所於日記中提到江稼圃為一銅商，見岡田篁所，《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三月二十日條。

[69] 蔣莛生，《墨林今話續編》（映雪草廬版），20下。本文所用之映雪草廬版為學海出版社重印本，見《墨林今話》（臺北：學海出版社，1975年）。

[70]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301-3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蔣子賓不但記錄了剛剛來拜訪他的長崎舊識岡田篁所，同時也記載了與之同行的古董商松浦永壽：

> 松浦永壽，長崎人，精賞鑒，仝篁所來吳，我鄉人出所藏古人書畫示之，皆能辨其真贋，亦嗜古之人也。[71]

松浦永壽，古賀十二郎也有記載，其通稱勘兵衛，號梅圃、養浩，為一古董商，以永壽堂為其堂號。受到鐵翁禪師的照顧，因此常常隨伴之，永壽長於書畫鑑賞，正如蔣子賓所言，同時對作畫也有心得。前述1870年為追慕木下逸雲所舉辦的木下逸雲遺墨展觀會，正是他與逸雲之孫木下瓊江、門人池島邨泉共同主事。明治七年秋游豐後，同年十月十五日去世於日田隈家中。[72]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篁所於長崎活耀於鐵翁的圈子，永壽也與鐵翁關係密切，而映雪草廬本中第一個記載的日人即為鐵翁上人：

> 鐵翁上人，畫法南宗，有瀟灑出塵之致，住長琦春德寺，性狷介不喜與俗人交，蕭然一室，客有乞畫者，聞文人雅士則贈之，若富家豪族，雖持多金，求之不易得也，年八十二，於去年圓寂，崎陽少一名家矣。[73]

鐵翁與木下逸雲及三浦梧門並列為長崎三大家，為長崎南畫的領袖之一。[74]其俗姓日高氏，名祖門，號鐵翁，別號妙言、魚光、銕道人、蓮舟子等，為春德寺第十四代住持。與木下逸雲一樣，年輕時曾師事石崎融思，文化中（1804—1817）向來舶清人江稼圃學習南宗畫，善畫山水花卉。其生於寬政三年（1791），示寂於明治四年（1871）十二月十五日，享年八十一歲。1872年篁所在蘇州與收藏家顧駿叔對話中，就提到「鐵翁去年遷化」一事。[75] 長崎

---

[71] 蔣芷生，《墨林今話續編》（映雪草廬版），20下。

[72]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71-273。

[73] 蔣芷生，《墨林今話續編》（映雪草廬版），20上。

[74] 關於鐵翁，見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45-254；大庭耀，〈畫僧鐵翁の逸話〉，《長崎隨筆》（東京：鄉土研究社，1928），頁232-238；林源吉，〈鐵翁と逸雲〉，《長崎談叢》第27號，頁18-27；鶴田武良，〈鐵翁 逸雲 湘帆について〉，頁41-44。

[75] 岡田篁所，《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三月十二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很多南畫家皆為其弟子，包括岡田篁所特別親近的守山湘颿，而映雪草廬本中也有記錄：

湘帆守山名愛，工山水，中年謝吏務以自娛。⑯

守山湘帆，通稱愛之助，諱吉成，名愛，字士順、湘帆。原為伊東甚八義重的三男，後為守山家養子，因此世襲出島之組頭一職。出島為長崎南部一扇形的人工島，寬永十一年（1634）為放置葡萄牙商人而興建，禁止葡萄牙人貿易後，轉為日本鎖國時期對荷蘭人貿易所在。映雪草廬本提到湘帆「中年謝吏務」指的應該就是辭去組頭的職務。湘帆由於喜好繪畫，拜鐵翁為師，學習南宗畫，特別善於畫松。除了鐵翁之外，文久年間，曾經問畫於來舶清人徐雨亭。明治十四年（1881）六月，以米法山水參加第二回國內博覽會，第二年以山水畫參加共進會的展覽，明治十六年（1883）年以青綠山水參加巴黎博覽會。⑰

除了守山湘帆以外，另外一位小曾根乾堂也是鐵翁弟子：

小曾根榮，字乾堂，善隸書，得漢魏遺意，又精賞鑒，於金石文字頗能辨其源流。⑱

小曾根乾堂，諱豐明，初名六郎太，後改為六郎，最後再改稱為榮，號乾堂，所居處稱為鎮鼎山房。幼時就追隨水野媚川修習書法，水野氏為長崎唐人屋敷的組頭，可通唐語，因此乾堂可能也從他那裏學習中國話。⑲ 天保十三年（1842）年十五歲開始從遊於鐵翁門下，學習南宗派的畫理及蘭竹山水等訣

⑯ 蔣芷生，《墨林今話續編》（映雪草廬版），20上。

⑰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57-262；鶴田武良，〈鐵翁 逸雲 湘帆 について〉，頁41-44。

⑱ 蔣芷生，《墨林今話續編》（映雪草廬版），20上。

⑲ 近年來於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發現的江稼圃之兄江芸閣與水野媚川往來書信，即是由小曾根乾堂所輯，可見乾堂與其師都與長崎的清人往來密切。見蔡毅，〈長崎清客與江戶漢詩：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日本漢詩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232-25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門。十八歲時，與錢泳之甥來舶清人錢少虎學習隸書，篆刻則學於大城繡水。二十一歲時出版其自刻的印譜《乾堂印譜》及《乾堂印藪》，受到篠崎小竹、廣瀨淡窗、草場佩川等人大為讚賞並為之作序。三十歲時遊歷江戶，謁見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並獻上隸書之篆刻。其生於文政十一年（1828）五月二日，去世於明治十八年（1885）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㊽

同樣為篆刻家的還有成瀨石癡：

石癡姓成瀨名□，工篆刻，所鐫金石圖章皆有古人筆致。㊾

成瀨石癡為何人？映雪草廬本中名字部分留下空格。此應該為長崎篆刻家成瀨祥辰（1839—1895）。明治二十九年（1896）四月十二日為了追薦成瀨祥辰之逝世，橫瀨滿古還於長崎長照寺舉辦「石癡翁追福展觀會」，事後刊印了《石癡翁追福展觀錄》，㊿ 其中並附石癡之印譜。(51) 在此橫瀨滿古是否有可能為鐵翁的弟子橫瀨唅松。(52) 即使不是，值得注意的是，長崎的橫瀨家族與守山家族世代通婚，上述守山湘帆的一個女兒也嫁入橫瀨家。(53) 因此，石癡翁、橫瀨滿

㊽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65-268；神野雄二，〈日本印人研究：小曾根乾堂の生涯とその系譜〉，《熊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科學》，第55期（2006年11月），頁231-240；中井敬所，〈日本印人伝〉，收錄於中田勇次郎，《日本の篆刻》（東京，二玄社，1966）。

㊾ 蔣芷生，《墨林今話續編》（映雪草廬版），20上。

㊿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於長崎所開的石癡翁追幅展觀錄及其出版之《石癡翁追幅展觀錄》可以說是一個可以觀察長崎當地與中國交流的窗口。其中明清書畫展觀會中所見的作品，包括江稼圃五件、沈南蘋三件、伊孚九的作品，其他還有藍瑛二件、藍孟四件、趙左、陳眉公、黃慎、楊文聰等，除此之外，當代上海畫家包括鄒一桂、張壽民、張子祥等人的作品也在其中。見成田山書道美術館，《近代文人のいとなみ》（京都：淡交社，2006），頁176。

(51) 見宮崎修多，〈茗醾圖誌時代〉，《文學》，第7卷3號（1996），頁33-45。特別是其中所整理的「茗醾圖誌年表」。

(52) 通稱吉郎右衛門，諱武政，字雨洗，號唅松。從學於鐵翁，而善花卉翎毛山水。見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63。

(53) 見守山家系譜，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260-2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與守山湘帆等關係應該非比尋常。

蔣子賓所輯的日人中可能唯一一個不是來自長崎地區的就是五岳上人：[86]

五岳上人，善畫工詩，為廣瀨淡隗弟子，畫有逸致，名重一時。[87]

五岳山人，乃平野五岳（1811—1893），為豐後日田專念寺僧侶。[88] 幼時曾入廣瀨淡窗門學詩。[89] 廣瀨淡窗最為人所知的事乃是其於1805年於豐後日田開設咸宜園私塾，塾生由各地而來，門人多達四千多位，為當時幾乎是最大的私塾。其畫則學於豐後國的文人畫家田能村直入。[90] 田能村直入先後造訪長崎至少三次，[91] 由田能村直入所著之《竹田莊詩友話錄》中可知其鐵翁及木下逸雲皆為其友，因此，五岳山人應該也參與以鐵翁為主的長崎南畫圈。

五、長崎網絡的尾聲

綜上所述，蔣子賓所輯的八位日人，除了第二位鶴立上人，[92] 目前還無法確定外，其於七位，皆屬於一個以鐵翁為首關係非常緊密的圈子，值得注意的是，古賀十二郎在其《長崎畫史彙傳》中將江戶時期長崎的畫壇分為幾個系統，分別為其一「渡邊系」，其二下的「慶山系」與「南蘋系」，其三下的「伊孚九系」、「費漢源系」、「江大來系」，其四下的「洋畫」、「浮世繪」、「雜」、「大鵬系」，其五下「來舶諸家」、「附雜の部」，其六「唐

---

[86] 因為還有一位鶴立上人不是非常確定為何人。

[87] 蔣莒生，《墨林今話續編》（映雪草廬版），20下。

[88] 其傳記見西村天囚，《學界乃偉人》（東京：梁江堂書店，1911年），日本國會圖書館電子版：http://kindai.ndl.go.jp/BIBibDetail.php。

[89] 田中加代，《広瀬淡窓の研究》（東京：ぺりかん社，1993）。

[90] 竹谷長二郎，《文人畫家田能村直田》（東京：明治書院，1981）。

[91] 見高橋博巳，〈長崎の田能村竹田〉，《江戶文學》，《文人畫と漢詩文特集》，第17號（1997），頁18-35。

[92] 「鶴立上人，性豪放嗜酒善畫，醉後揮毫，頗有逸氣。」蔣莒生，《墨林今話續編》（映雪草廬版），20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僧」。[93] 而蔣子賓所輯日人，包括鐵翁、岡田篁所、松浦養浩、守山湘帆、小曾根乾堂等皆屬於江大來系。有趣的是，即使最早蔣寶齡於正編中所收木下逸雲，及可能稍後再補增之續編中的安田老山，也屬於江大來系。

映雪草廬版鐫於同治壬申（1872）春，而岡田篁所於明治五年（1872）二月十三日離開長崎，十五日抵達上海，遊歷滬吳，於同年四月十日離開上海回長崎。因此，映雪草廬版出版之際，也就是篁所來訪滬吳的時間，可能正是「吳鄉士大夫喜與之交」，書商因此趁此熱潮邀請與篁所熟識的地方文人蔣子賓編輯篁所圈中重要成員以為介紹，以廣銷路。

《墨林今話》各版本中所收錄的日本人，從蔣寶齡的木下逸雲叔姪，到很可能是蔣莅生於安田老山私航中國後而補加的安田老山夫婦記載，到岡田篁所滬吳之行所催生蔣子賓增補的鐵翁等八人，可以說都是明代以來中日最重要的聯結，長崎網絡的浮現。眾所周知，日本於1635年鎖國之後，長崎幾乎成了日本對外的唯一窗口，除了韓國人以外，荷蘭人與中國人為唯二可以在日本進行貿易的國家，而長崎正是此對外貿易的專屬港口。尤其明末中國動亂，促使很多江浙一帶的文人、僧侶逃往長崎。清初雖然有海禁，但是很快地當1683年平定鄭克塽亂後，海禁解除，中日兩國貿易迅速恢復，甚至更為頻繁。[94]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活動於長崎的中國文人與黃檗宗僧侶帶動了日本南畫的發展。[95] 但是由於日方嚴格的信牌制度，使的來崎的中國人，縱使可以舞文弄墨，多是商人或船長。例如所謂的「來舶四大家」，伊孚九、費漢源、張秋谷、江稼圃等都是低階文人出身的商人船長。一直要到太平天國期間，因為戰爭，才有一些以賣文賣畫維生的專職文人逃到長崎，例如，平湖的王克三、徐雨亭等。

這些曾經是日本南畫啟蒙宗師的中國畫家，在中國多是名不見經傳的底層文人，因此當篁所循著此長崎網絡來到中國，想要尋找這些他心目中的大師，

---

[93] 古賀十二郎，《長崎畫史彙傳》，頁5-11。

[94] 關於長崎的中日貿易研究不勝枚數，見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太田勝也，《鎖國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

[95] 關於來舶清人畫家，見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中國の繪畫－來舶畫人：特別展 橋本コレクション》（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19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卻常常碰壁無人知曉。有趣的是，這些邊緣文人，例如江大來，其所啟發出的日本南畫家們，在1860—1870年代日本開國之初，卻在中日重新認識的興奮中因緣際會躍上與中國主流畫家同一舞台的畫史寫作中，這是連江大來也無法享受的殊榮吧。1877年清朝正式派遣駐日公使團於東京，由於這些朝廷派遣的官員多是學養俱佳的主流文人，中日交流的重心很快地就由長崎網絡移轉到公使團周遭的漢詩活動。[96]《墨林今話》中所包含的日本畫家大概是象徵著江戶時代中日交流重心的長崎網絡在中國畫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顯現。

（責任編輯：張育雯）

[96] 關於公使團的中日交流活動見，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國初代駐日公使團の異文化體驗》（東京：柏書房，1999）；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1】 《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初版各刷比較

編號	藏地 索書號	館藏來源 書名頁	卷二第一頁右下角三角形殘缺 高◁底	書後頁線性斷版	有無「安田老山」條	註
1	上海圖書館 014946	書內有「當湖孫氏雪映廬振麟藏」之收藏章 版型完好	無三角形殘缺	沒有斷裂	無 續編一19下版空白	內頁有「弟趙之琛書籤」之書名題籤。
2	台灣大學圖書館 (B)940.92_4432_1852 v.1-v.6	蔣孝瑀 版型完好	無三角形殘缺	跨七欄約7.5cm	無 續編一19下版空白	封面鈐有「倚桐園藏書」有眉批
3	台灣大學圖書館 205.1 p.101 v.1-v.8	久保天隨 版型完好，色宣印製（紅褐色）	無三角形殘缺	跨七欄約8.4cm	無 但續編一19缺下版	附函套，題簽寫「宜雨草堂藏本」有圈點，書名頁鈐有「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
4	上海圖書館 480017-24	 版型完整	有，版面右下缺三角狀（作為三角形底的右欄缺3.3cm，缺塊三角形高5.6cm）	跨七欄約8.4cm	有 續編一20上下	
5	上海圖書館 006811	 版型完整	有，三角形殘缺 底3.5cm 高5.6cm	跨八欄 長約9.5cm	有 續編一20上下	
6	上海圖書館 385353-58	 版型完整	有，版面右下角整片破損，三角形底約8cm高4.2cm	待補	有 續編一20上下	封面有芙漪題籤，並插附手寫目錄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7	上海圖書館 312378-83		有，版面右下角整片破損，三角形底約8.2cm高6.3cm		有 續編一20上下	
8	上海圖書館 006507	版型完整 邊欄殘缺嚴重，右上角上欄缺5.5cm	有，版面右下角整片破損，三角形底約8.2cm高6.4cm，實三角形下方邊線已全崩解不復成形。	整版斷裂	有 續編一20上下	書名頁鈐有「上海二馬路千頃堂」橢圓形圖章
9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944_ 4432	伊藤賢道 邊欄殘缺嚴重，版型右上方上欄缺4.5cm	有，版面右下缺三角狀（作為三角形底的右欄缺8.5cm，三角形高為5.5cm）	整版斷裂	有 續編一20上下	書名頁鈐有「上海二馬路千頃堂」橢圓形圖章
10	上海圖書館 385347-52	邊欄殘缺嚴重，右上角上欄缺5.1cm	有，版面右下角整片破損，三角形底約8.5cm高6.2cm	整版斷裂	有 續編一20上下	書名頁鈐有「上海二馬路千頃堂」橢圓形圖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清）李修易

《小蓬萊閣畫鑑》，收入俞昆編，《中國畫論類編》，臺北：華正書局，1984。

（明治）岡田篁所

《滬吳日記》，長崎：日本國會圖書館藏，1872。

（民國）孫振麟輯

《當湖歷代畫人傳》，杭州：當湖孫氏雪映廬，上海圖書館藏，1935。

（清）陳文述

《畫林新詠》，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冊79，臺北：明文書局，1985。

（清）葛元煦

《上海繁昌記》，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1878。

（清）楊逸

《海上墨林》，臺北：文史哲，1978。

（清）潘曾瑩

《墨緣小錄》，收入周駿富主編，《清代傳記叢刊》，冊79，台北：明文書局，1985。

（清）蔣芷生

《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初刊本，文中所採原始古籍共十本見表一。

《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初刊本，上海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排印本，上海：中華書局，1923，收入周駿富主編，《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

《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初刊本，收入上海書畫社所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社，1998，第12冊。

《墨林今話》，映雪草廬版，同治十一年（1872）初版，重印於臺北：學海出版社，1975。

《墨林今話》，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宣統三年初版（1911）。

（清）蔣寶齡

《琴東野屋集》，咸豐二年（1852）刻本，上海圖書館藏本。

近人論著

山岡泰造

1973 〈橋本コレクション來舶畫人關係資料〉，《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記要》，第11期，頁59-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庭耀
　1928　〈畫憎鐵翁の逸話〉,《長崎隨筆》, 東京：鄉土研究社，頁232-238。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0　〈1843-1949年上海出版機構一覽表〉,《上海出版志》,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山脇悌二郎
　1964　《長崎の唐人貿易》, 東京：吉川弘文館。
中井敬所
　1966　〈日本印人伝〉, 收錄於中田勇次郎 ,《日本の篆刻》, 東京：二玄社。
太田勝也
　1992　《鎖國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 京都：思文閣。
　2000　《長崎貿易》, 東京：同成社。
田中加代
　1993　《広瀬淡窓の研究》, 東京：ぺりかん社。
古賀十二郎
　1969　《長崎畫史彙傳》, 長崎：大正堂書店。
成田山書道美術館
　2006　《近代文人のいとなみ》, 京都：淡交社。
西村天囚
　1911　《學界乃偉人》, 東京：梁江堂書店。日本國會圖書館電子版：http://kindai.ndl.go.jp/BIBibDetail.php。
竹谷長二郎
　1981　《文人畫家田能村直田》, 東京：明治書院。
李志綱
　2004　《蔣寶齡與《墨林今話》》,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
沖田一
　1943　《日本と上海》, 上海：大陸新報社。
余紹宋
　2003　《書畫書錄解題》,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岩生成一
　1953　〈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史學雜誌》, 第62編11號，頁981-1020。
東亞同文會編
　1968　《對支回顧錄》, 東京：原書房。
東亞同文會編
　1968　〈安田老山〉,《對支回顧錄》, 下卷列傳，頁12-13。
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編
　1998　《唐繪目利と同門》, 長崎：長崎教育委員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源吉
1941 〈鐵翁と逸雲〉,《長崎談叢》, 第27號，頁18-27。
周駿富輯
1985 《清代傳記叢刊》, 臺北：明文書局。
神野雄二
2006 〈日本印人研究：小曽根乾堂の生涯とその系譜〉,《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人文科学》, 第55期，頁231-240。
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
1986 《中國の繪畫－來舶畫人：特別展 橋本コレクション》, 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
宮崎修多
1996 〈茗醾圖誌時代〉,《文學》, 第7卷3號，頁33-45。
張偉雄
1999 《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國初代駐日公使團の異文化體驗》, 東京：柏書房。
高橋博巳
1997 〈長崎の田能村竹田〉,《江戶文學—文人畫と漢詩文特集》, 第17號，頁18-35。
溫肇桐
1984 《蔣寶齡》, 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陰里鐵郎
1993 〈川原慶賀と長崎派〉,《日本の美術》, 東京：至文堂，第329期。
陳捷
2001 〈岡田篁所の《滬吳日記》について〉,《日本女子大學紀要 人間社會學部》, 第11號，頁231-245。
2003 《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 東京：汲古書院。
盧輔聖編
1998、2000 《中國書畫全書》, 第12冊，上海：上海書畫社。
蔡毅
2007 〈長崎清客與江戶漢詩：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日本漢詩論稿》, 北京：中華書局，頁232-254。
鶴田武良
1981 〈陳逸舟と陳子逸〉,《國華》, 第1044號，頁34-41。
1986 〈鐵翁 逸雲 湘帆 について〉,《國華》, 第1098號，頁41-44。
藤崎濟之助
1937 《臺灣史と樺山大將》, 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ogel, Joshua A.

2007 “Prostitutes and Painters: Early Japanese Migrants to Shanghai,” in Marc S. Rodriguez and Anthony T. Grafton eds., *Migration in History: Hum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pp. 89-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1 戴熙，〈墨林今話敘〉，《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初刊本。
圖1-2 戴熙，〈墨林今話敘〉，《墨林今話》，同治十一年（1872）映雪草廬刊版。

圖2 續編中加有安田老山者，並非直接接續於前一條目「月娟女史」之後，而是獨立一版。蔣莧生，《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刊本，附表編號8。

圖3 蔣莧生，《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刊本，附表編號1。
圖4 書後頁的線性斷版，蔣莧生，《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刊本，附表編號2。
圖5 卷二首頁出現之三角形缺損，蔣莧生，《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刊本，（左）附表編號4，（右）附表編號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